

日前,在微信群看到一篇关于文学的议论,觉得立论偏颇,十分情绪化,极为不适。我与转发者只见过几面,并不熟悉,不便交流,只好退群。

然而,事后想想,又觉得有些反应过度。这样的大动肝火恐怕主要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春季。春季是上火的季节,肝火过盛便容易发怒。中医称为“善怒”“喜怒”,属于疾病的范畴:“肝为刚脏,喜条达而恶抑郁,在志为怒。”肝属于刚强、躁急的脏器,喜欢舒畅,不喜欢抑郁,反映到情绪上,主要表现就是上火。

而上火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却会自伤。

网络是个自由空间,有好听的话,也有难听的话;有正经,也有无厘头。各类难听的话,只要不构成司法问题,那就只能是耳边风。我插队的乡下有句俗语:削冬瓜不动拿瓢子削皮。写作毕竟是一种能力,那些人心里失落,只能拿百无一用的书生开涮,也难为他们了。都要较真,都要受不了,那才真会受伤害。相信那几位被点名的作家会有足够的大度和格局。不会像我这样小肚鸡肠,咸吃萝卜淡操心。

继而往深里想,事情好像还远不止小肚鸡肠这么简单:我自己之前在群里的发言,是不是也有可能伤害到这位转发者因而引起他的不快了呢?

有一个科研机构发现,经常发短信息和电子邮件对智商的损害非常大:在手机或电脑键盘上按来按去或查看电子信息会暂时性地让使用者的智商下跌。这种智商暂时下跌的现象被称为“资讯躁狂症”。如果说彻夜不眠会对智商造成影响,那么资讯躁狂症患者的智商,则相当于一夜无眠之后的状态。更严重的是“资讯躁狂症”患者随时准备对短信或电子邮件进行回应,不能专心更重要的工作,必然导致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或社交受到影响,生活品质也随之下降。

一段时间,我似乎就患上了这样的资讯躁狂症,对查看微信上瘾,稍有闲空就查看并及时回复微信。却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某些性格上的毛病,我有可能犯错。

那些毛病归纳起来不外有:

钱猫的学名叫豹猫,因为它身上长着的斑点非常像中国的铜钱,所以被叫作钱猫或者铜钱猫。

豹猫的体形和家猫相似,但更加纤细,腿也更长。别看豹猫身手敏捷,可它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虽然它爱吃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但鸟类和哺乳动物都不容易抓到,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于是,它把狩猎的目标投向了相对比较容易捕捉的鱼类。

闲来无事收拾旧物,翻出满满一盒DVD碟片。日久月深,原以为早被束之高阁的古事,不经意间灰尘抖落,在橙色的阳光里飘飞飞舞。假使回忆有气味,应该是杏仁的香,甜而怅惘,微苦但安稳中的快乐异常清晰……人到中年,更能体味生活不易,心灰意败之时不如看一部动画片。念之如昔,是成年后烙印在心间的一幅画卷。

无数个悠长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斑驳地洒落老旧木桌,电视机成为连接现实与梦想的桥梁。于我而言,那些伴随着黑白或彩色的镜头,是童年的消遣,更是心灵深处温暖的记忆。

出自“上美”的动画片《黑猫警长》,角色现代时尚且充满想象,1984年一经开播即声名鹊起。犹记得当年戴铁郎先生曾言:“如果你心里装着一个世界,拿起笔,世界就无穷大……”它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虽只短短五集,这块“路标”代表着中国美术动画源远流长。

城市的文化发展或迟或早总会传至乡下。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人,《大闹天宫》不仅是一部动画,更是一种

退群反思

陈世旭

求胜欲太强。别人只要与自己意见不一致,就要不顾一切去驳倒对方,无论这样做是否值得。

不论什么话题,都要拐弯抹角地扯到自己如何如何,并且必有高见。

喜欢教训人。对别人的说法总是要评头品足,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喜欢讥讽。为了让自己显得深刻诙谐而不必要地说出一些尖酸刻薄的挖苦话。

自我感觉良好。总是高估自己。不懂得聆听,不懂得感激,不懂得肯定和欣赏别人。

喜欢用“不”“但是”或“可是”来开头。过多地使用否定式过渡语,实际上是在告诉对方“你错了,我才是对的”。

喜欢“卖弄”(广东话“炫耀”)。别人说旅游了某国,马上就说自己走遍了某国所在的某洲,非要压人一头;天上下地,中国外国,什么话题自己都是三年早知道。

出尔反尔。别人刚接受了自己的观点,自己却又立刻180度改变刚才的观点。总之是要显得比别人高明。

拒绝道歉,拒绝认错,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妨碍了别人。

过于强调自我,把自身难以改正的缺点看成是一种美德,声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结果只能是不满他人,怀疑他人,苛求他人,鄙视他人,对立干于他人,最终成为孤家寡人。认识到这一点,又觉得退群是对的——可以不再给人造成困扰。

人到一定年纪才有可能发现: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人人都有他的喜好、他的处境、他的立场。不责人过,不揭人隐私,不念人旧恶,不只可以养德,还可以避免对他人也包括对自己的伤害。

如果可以接受自己也不那么完美,就不用忙着去粉饰;如果可以承认自己并不那么高大,就不用急着去证明;如果可以放弃自己的种种成见,就不用争执反驳;如果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就不用种种申诉甚至自炫;如果可以慢半拍,静半刻,低半头,就可以一直微笑。好在,任何时候知道这些,都为时不晚。

钱猫

皮皮

不忙地吃着,吃饱了,还会把那些醉鱼当作玩具一样玩。

第二招,发现了鱼群集中的地方后,不急干捕捉,而是有意识地在山里乱跑乱跳,搅得鱼惊慌失措,等到后来鱼也麻木了,这个时候豹猫就停下来,不费吹灰之力,大口大口地吞吃鱼。每次豹猫出现在河滩上时,天上总是飞着许多捕鱼的鸟,它们等着收拾豹猫的战利品。

文化的传承与情感寄托。

刚有了记忆的年纪,有一年母亲带我去距离太原市郊三四十里的农场去看望父亲(已平反,但尚未恢复原职)。适逢村支书家里办白事,按晋北习俗,白天需请戏班唱大戏,入夜则请县城电影放映队放映电影。

祠堂两侧的旧粮仓被改为学校教室,中间改建戏台,然而场地十分不阔达,雨天勉强在此放映或唱戏。

几天前,我听父亲说起过《大闹天宫》。但也不过是知道里面有个会七十二变还会飞的猴子叫“孙悟空”。

为啥要叫“大闹天宫”?

“天宫”什么样?

猴子真能变成人?

期待中迎来放映日。暮色渐合,雨淅淅沥沥,村头传来“放电影喽,放电影”的吆喝。男女老少不约而同,搬着小板凳往祠堂奔。待等那雪白的大幕上映现片名《大闹天宫》之时,台下一片

童年动画梦

王 睿

年前,回了趟祖籍上虞。一则给爷爷奶奶扫墓,二则看看老宅是否安好。

没有见过爷爷,只见过他的照片,照片里的爷爷相貌堂堂,气度蕴藉。倒是自小和娘娘生活在一起,享受过老祖母的宠溺。娘娘在世时说过,上虞小越镇上的老宅是留给我们几个孙子的。娘娘生性豁达,不守成规,老宅的房契没有给几个儿子,而是给了她最宠爱的大孙子,也就是我大哥。那张房契展开来,像幅地图那么大。大哥狂放跳脱,把房契随手夹在一本字帖里,几经搬家,居然不曾丢失。那时候年轻气盛,谁也不曾把那座老宅当回事,现在想来,那其实是扎在心底的老家的根。娘娘去世时,我尚念初中,与一干长辈送娘娘回上虞与爷爷合葬,一晃已是数十年。只记得老宅是座三进的院子,门前临河,背靠一座叫王老忬的山岙。爷爷娘娘的坟就在山岙里。

老宅后来托付给嫁到老家的表姐照看。家里与表姐一直有书信来往。有一年,表姐有些话,急如星火,说老宅有些围墙坍了,有几处房屋的椽子朽了也烂了,镇里发话,要么整旧如旧,要是坍掉三分之一,就要把老宅收走了。家里十分慌乱,当即凑了些钱回去,请工匠勉强修整。

此次临行前与表姐联系,那个六位数的电话号码已经打不通了,偏偏表姐家的地址也遗失了。在上虞找了家酒店住下,天天打去小越镇逛。数十年过去,年少时的记忆已如薄雾消散,老家的变化更是令人惊喜。小越镇一条通衢大街,两旁店铺林立,十分繁荣。爷爷奶奶当初就从这里走向上海,那时的小越镇大概个不施脂粉的村姑,而今春风拂过,已蜕变成充满现代气息的玲珑女子。东打听西打听,甚至到了王老忬脚下,寻找那座梦中的老宅,却是一无所获。

彷徨无依之时,我走

进了小越镇警署。接待我的是年轻英俊的袁警官。我说明来意。遗憾的是我只知道表姐的名字,却说不出表姐夫的姓名,而表姐夫是户主,这一来便给袁警官增加了检索的难度。袁警官没有丝毫不耐烦,反而忙中偷闲给我倒了杯水。此时吴佳威警官出现了,他是户籍警,对辖区村落的情况更熟悉。他在隔壁已听了个大概,淡淡地说了句,走吧,我带你去。我上了他的警车,一路无语。吴警官寡淡的外表下其实包裹着热诚。忽然想到,我

每每在遇到危难时,首先想到的是向“警察叔叔”求助,而他们确实不会让我们失望。

到了村委会,但闻满屋喉咙兵响,皆是熟悉的乡音,亲切得让你禁不住浑身发痒。上虞人说话向来是喷薄而出,声震屋宇。村委的顾书记与吴警官是老熟人,两人交谈了一会,顾书记便派了个年轻后生带我去表姐家。沿着石板路,蜿蜒而行,终于到了一扇大铁门前。年轻后生拍打了几下铁门,铁门开了半扇,一位健硕的夫妇出现在门里。我和她互相打量,岁月匆匆,但旧时容颜依稀可辨,她叫出了我的小名,我也喊出了当年对她的称呼:小猪罗姐姐。一路陪同的吴警官

小时候,过年走亲戚既是一个美差,又是一个苦差。说是美差,是可以到亲戚家享受宾客待遇,吃上一顿好饭,有时候遇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还会玩得很高兴。说是苦差,是有的亲戚家要么招待得不咋地,要么没有共同语言交流,坐在那里,显得很窘迫。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听力差,近乎失聪。我每年上他家去,与他对话,全是鸡同鸭讲。双方坐在椅子上,他问一句,我答一句,我说了什么,他根本听不到,只是连猜带蒙地接一下话茬。他老伴与他说话,声音喊得震天响,他也听不见;有时听见了,却训斥老伴:“你怎么喊那么大的声音?什么态度!”看到这个情景,我也不敢大声说了,好不容易等到晌午,吃了中饭,逃脱似的赶紧告辞回家。

还有更尴尬的。也是一个亲戚,母

良有时意味着死亡……

今年春节,我跟哥哥自驾回并。车行至河北境域时天降暴雪,高速封闭,无奈之下跟着导航躲避拥堵。

国道省道县道,穿村过镇龟行。沿途一路集市,眼看道路无尽,街头骤雨乍喧闹。焦心如焚间忽见不远处的街口有个老者默然端坐,身旁的平板车上竖起扎好的稻草,插满各式各样面人。

下得车来驻足观看。“猪八戒”手持九齿钉耙,咧嘴傻乐,尽显天蓬元帅的滑稽之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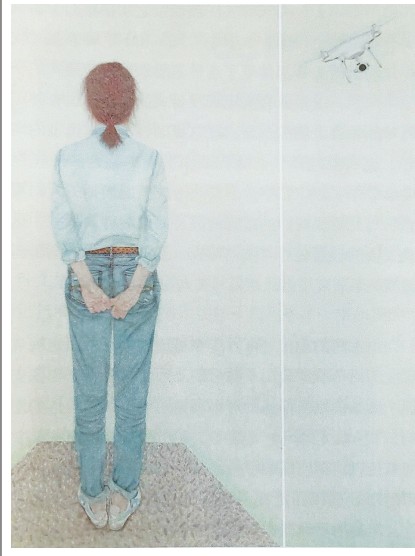
“能捏孙悟空不?”

老者默然,橡皮泥似的面团经宽掌大手捏搓拉刮,揪点绿色的面,再揪点红色的,小竹刀点刻画,眨眼一个活灵活现的孙悟空递过来,“大好时代,好到让我遗憾,年轻真好呵……”

十日谈

我愛动画片

责编:沈琦华 殷健灵



梦想起航

(纸本设色)

苗瀚文

见此一幕也分外高兴,笑着告辞。

和表姐聊了会家常。说来表姐也是命运多舛之人,当年曾是惊艳四邻的美女,从新疆回来后落魄

无依,幸好政策里有一条叫“投亲靠友”,便嫁到了上虞。好在表姐夫志

厚勤劳,上虞又是富庶之地,从此衣食无忧。我说想去看看老宅。表姐笑道,就是这里呀。

我愕然,这分明是新造的宅院啊。原来老宅年久失修,终究还是难以支撑。表姐的院子,就造在原先的地基上,面积相当于老宅的一半,像模像样。前院进门是一堵照壁,房屋规整;后院也颇大,花草果树,分外养眼。表姐喜滋

滋地带我参观宅院。我为表姐苦尽甘来而高兴,暗中也默默凭吊老宅。其中的细枝末节已不必讲究,表姐看护老宅半生,是有功之人,理应得到回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进山的路因为杂草丛生枯枝拦道,再难前行。只好对着山坳,遥遥拜祭

爷娘娘。往事倏忽闪现:当年少不更事,有时嫌弃小菜不好,耍性子不吃饭。别的长辈谁也不当回事,说饿一顿无妨,饿了自然会吃。只有娘娘当回事,先是调碗炒麦粉,放了不少糖,哄我吃,见还是不吃,便颠着小脚,去附近的跃进食堂给我买小馄饨。念及于此,顿然泪湿衣襟。

过年走亲戚的尴尬事

孙贵颂

老女婿,则选择初六或者初九去。这一天,女儿、女婿带着孩子,捎上厚礼,欢天喜地回娘家。我则挎个篮子,走三里多路,去干娘家。路上,要经过两个村庄,一些在大街上玩耍的小孩子见我挎着个篮子,就大声起哄:“拜丈人啦!拜丈人啦!”喊得我脸红脖子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女婿是姑爷,属贵客,她们家没别的亲戚,招待的饭菜,倒是不错。但我年龄小,既很拘谨,又不会喝酒。吃菜时极守规矩,别人动筷子时就跟着动,别人放下筷子时就赶快放下。那几个女婿凑到一起,夹菜吃饭,喝酒干杯,有说有笑,气氛热烈。我坐在那里,不能与他们互相交流。几句话说完,再也不知还能扯什么,别提多别扭了。有一次,禁不住几个女婿的劝诱,我喝了几口酒,结果醉了,饭还没吃,就在地家的炕上睡着了,最后还是一个女婿用自行车将我送回了家。

从此以后,我更加不愿意去干娘家走亲戚了,但每年的“抵抗”都是以失败告终,该去还是得去。

动画片的时刻,每次在女儿的推搡中醒来。

